

诗 SHI REN TAN SHI CONG SHU
谈诗丛书

写意人生

XIE YI REN SHENG 雷抒雁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 诗人谈诗丛书 ·

写 意 人 生

雷抒雁 著

 华文出版社
Sinocultur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写意人生/雷抒雁著. —北京:华文出版社, 2001. 1
(诗人谈诗)

ISBN 7-5075-1102-2

I. 写… II. 雷… III. 诗歌-文学创作-经验-
中国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81223 号

华 文 出 版 社 出 版

(邮编 100800 北京西城区府右街 135 号)

网址: <http://www.hwbs.com>

电子邮箱: webmaster@hwbs.com

电话 (010)83086853 (010)83086663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山东高青县印刷厂印刷

850 × 1168 1/32 开本 9.125 印张 133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

印 数: 0001—3000 册

定 价: 18.00

写在前边的话（代序）

雷抒雁

关于诗歌理论的著作已经很多了。许多学者和教授、理论家，或依从洋，或依从古，就新诗的创作，写下了无数的理论文字。这些文字无疑会对中国新诗的发展起到不小的推进和开启的作用，但是就新诗实实在在的创作来说，听一听诗人谈自己创作的体验，以及对于诗歌的理解，或者更为有益。

也正是基于这一点，我们编辑了这一套诗人谈诗的丛书。

辑录在每本书里的文章，多是各位在诗歌创作之余，写下的一些创作体验或学习感受，或对别的诗人的诗作推介。其中甚少“正规”的学术文章，也就少有时下所讲的生涩难读的“理论”气味；既是创作体验，也就可以看作是诗人自己的内心独白和创作思想的旁注。有时，从其间还可以窥到一个诗人进入创作的所要遭遇到的种种构思波折，以及各人在处理上的思想与方法差

异。这一切，对于研究当代诗歌的评论家，可以当作文学史料和作家创作心态的实证；而对于后学的诗歌青年，则更会有一些难得的启迪和借鉴。

这几位诗人，除了牛汉先生从抗日战争时期就开始新诗创作，一直坚持至今之外，其余都是活跃在新时期的诗人；大家对于诗歌的理解和认识，常常会有这样那样的不同；在诗歌创作的风格和习惯上也多有差别。这种“不同”和“差别”，正构成了对诗歌的多元选择，也使诗人具备了自己独立存在的理由。

关于新诗的创作问题，人们从前些年的激烈争论到现在已倦于争论了。较之其它文学品类的创作，诗歌更显寂然。以一种宽容和大度的姿态，建设诗坛，给诗歌创作一个好的创作环境，无疑是许多诗人共有的意愿。出这一套小书，当然很难说就会达到这样一个宏伟的目的，但至少表示了编者和出版者愿意从一砖一瓦的建设入手的决心。

目 录

写在前边的话（代序）	雷抒雁（1）
------------------	--------

第 一 辑

让诗歌也来点“引进”	（3）
寂寞者的事业	（7）
诗的变革与变革的诗	（11）
注视着什么？	（18）
诗，决不是徒然吟唱的	（22）
放弃矫饰	（26）
为创造而吸收	（29）
新鲜的花朵	（34）
变革的文学与不变的勤奋	（41）
把新诗的圈子划得更大些	（53）
永恒的瞬间	（57）

第 二 辑

诗歌答问五题	（67）
小草里的诗情	（73）

黄金在你手里	(77)
寄托	(86)
《春神》跋	(91)
《父母之河》自序	(97)
《绿色交响乐》后记	(99)
写在《掌上的心》前边	(103)
心灵的脚印	(107)
写意人生	(110)
再造一座金字塔	(125)

第 三 辑

南方，曼陀琳的歌者	(131)
鹰的视角	(134)
和灵魂对话	(138)
何人倚剑白云天	(142)
真情实感最可贵	(146)
为谁含苞欲放	(149)
缠绵诗情的眼睛	(153)
山似情怀石似骨	(158)
钢蓝色的超越	(162)
涛声与鼓声的回响	(165)
风口上的爱情	(169)
春天的精灵	(173)
劳动者的自豪与欢歌	(177)
梦在田园	(180)

白雪的意象	(184)
进入一棵草的内部世界	(189)
一种美丽的真诚	(193)
人生与友爱的颂歌	(196)
国福的诗	(200)
平常的日子平常的心	(203)

第 四 辑

写给《诗刊》的卷首语	(209)
咀嚼诗味	(225)
寻章摘句读《词综》	(233)

第 五 辑

激流里的石头	(251)
感谢胡风同志帮我改诗	(254)
生命所能承受的重	(261)
湖畔的诗，湖畔的梦	(264)

第一辑

让诗歌也来点“引进”

——给一位同志的信

××同志：

您好！

您在关于长篇小说创作的文章中，谈到了那些没有创见、没有个性的作品，“就是严格意义上的非艺术品”！这说得很对。其实，岂止是长篇小说，一切艺术品都是如此。

关于诗，我以为解放的步子太小了。我想了想，问题恐怕不仅仅在于敢不敢说真话。现在不是有许多诗在说真话吗，为什么反响仍不强烈呢？原因是多方面的，但是缺乏表现力，写得造作、拉杂、肤浅，是一个重要的原因。许多诗不是大白话，就是顺口溜。我想，要打破这种局面，诗人必须放开眼界，来点“引进”。外国诗，特别是欧美的诗，随着现代化的发展出现了象征主义、意象派，一如小说的意识流。这些流派，在我国新诗的发展中，起过不少借鉴的作用。但是，解放以后，关于这方面的作品，我们国家缺乏介绍。不少年轻读者一提起这几个词来，就把它们和颓废的、黄色的东西连在一起，盲目地排斥。其实这是误解。在欧美的诗歌发展史上，现代派是起过进步作用的。它打破了虚浮的浪漫主义和苍白的古典主义，丰富了诗歌的创作手段。这

样的诗比较注重诗的内在力量，使诗从诗人的心灵深处渗出来，流进读者的心灵里。至于一些人把消极的情绪塞进去，或者写得晦涩，那是有作者自己个人原因的。我们的民歌，古典诗词，不同样有人可以写成黄色作品吗？颇有盛名的苏联革命诗人勃洛克、马雅可夫斯基，就曾经属于现代派的行列，不是也写出了很好的革命作品吗？所以，我说的“引进”，首先把象征主义、意象派等流派的功过先弄明白，请搞翻译的同志翻译些这类作品，正正视听。

关于古典诗歌。这是历史的产物，有过它的作用，今天，一部分人仍在沿用。但是必须看到，为四化服务，它是有一定的局限性的，和读者之间有距离。即使借鉴，也只能提供炼意、炼字、炼句等一些作用，对于新诗的构思和结构都很难提供镜子。严格说来，新诗是“舶来品”，它和国外的血缘更近些。

关于民歌。对艺术长河来说，它是源，是上游。而正因为是上游，才显得细弱。一些大的，深沉的东西，用民歌显然是不大好表现的。另外，正如伊萨科夫斯基所说的，不能想象一个专业的诗人整天只在写民歌，只在套用、模仿民歌的旧形式。有出息的作家，要创造，包括内容到形式。还必须看到，近十多年来，“四人帮”对文艺创作的破坏，不仅仅是在专业创作的范围，民间文学也大大萎缩了，供我们借鉴的东西，已少得可怜。

关于比、兴。把此二法就说成是“形象思维”，我不同意，这二者仅是修辞上的一些手法。把形象表现得具体、细

致，光、声、色、味，都要齐全，而且用作者特有的感情使之活跃起来，远非比、兴二字所能解决。现代诗歌的发展，要求丰富。

关于读者。有些人总是把读者看作保守的，把作品看作被动的，只知迎合读者，不知启发和引导读者，只知作品要反映生活，不知作品还会丰富生活。我们的读者真的接受不了外国的表现手法吗？不见得。日常生活中现在谁也不愿再坐“太师椅”，而坐“沙发”成风。“沙发”从物到词都是“舶来品”。电影也一样。为什么外国电影那样大胆地运用蒙太奇，我们的观念依然欣赏呢？我国曾是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这些年来，人民的文化水平提高了，要求也高了。你在文章中说到一些长篇作者抱怨读者“眼头高”，这是必然的。读者提高了，作者还原地踏步，就不行了。我想读者会在作品的引导下逐步接受新的创作方法的。事实上，近来发表的一些诗作，包括艾青和一些青年作者的作品，已看出了对意象派表现手法的运用，同样得到了读者的好评。看来，为创新而“引进”，将是一种趋势。

不在诗的理论打破现有的观念，诗是难以前进的。大胆地引进，大胆地抛弃老调子是完全必要的。当然，这种“引进”，绝不是照抄和生硬地模仿，是为了借鉴，以资创造。不会创造的作者，任何好的理论对他都是失效的。

您看，也许我办了一件傻事，啰啰嗦嗦谈了这些，恐怕是您早都想过的问题。不过，我近来一直在想这些事，它折磨着我，必欲一吐为快，就只好浪费您的时间了。不妥处，

望您指出。

祝

撰安

雷抒雁

1979年7月3日

寂寞者的事业

我这里所说的“寂寞者的事业”是指文学创作，尤其是诗。

你需要把心放在整个世界上，而却要把身体“囚禁”起来。你得常常和自己对话，和自己辩论，和自己一起去寻找那些迷失在生活中的灵感。你得不时地在嘴里念叨着一些奇怪的字句，以至于别人以为你有什么病，或者，以为你信奉什么宗教，总在念叨一些咒语和经文。

也许专业的，可以占有那法定的八小时工作的诗人是个例外。我，在八小时之外创作，所以，我几乎是这样生活的。

我喜欢一个人骑着自行车上下班。无论晴天，雨天，无论隆冬，炎夏。在自行车上，在滚滚的车流中，我的脑子里转动着一些绮丽的意念，形象，或诗句。看着街旁的柳枝慢慢变得柔软，慢慢变得泛绿，看着白杨的枝头先是顶出猴头一般的小拳头，继而，喷出一条条的小毛虫来；和暖的风，吹拂着你的脸，像温柔的手在抚摸；于是，我就总在想着一句诗：“三月风，吹拂着生活的旗。”啊，是“吹拂”好呢，是“吹动”好呢，还是“摇动”好呢？自行车的链条，“刷刷”地，轻捷地转动着。思路也像流水在欢畅地流动着。我

不去注意同行的人，本能地躲过行人，或横过的车辆（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构思的方法之一，如果有谁也想学我的样，也许诗没有写成，可能就闯下车祸了）。当我安静地坐下来的时候，第一件事，便是把路上所得记下来。是诗，就记在我诗的笔记上；是散文，是意念，是思想的火花，我就记在《随感录》上。就这样，天长日久，就积累了一大堆本子，有许多已摘出来发表了，而没有发表的，也不会作废。这是创作的最基本的东西：形象的积累，思想的积累。

如果是三几个人在一起，好动的天性，就会使我失去控制，我就会去参与游戏和聊天，把一切都丢远了，甚至，刚刚想好的诗句也会遗失；过后即使拣回来，也觉得没有光彩，为此，我常常后悔，却又常常不能控制。因为，诗，是思维的花朵，它的开放，是在安静的思索之中。所以，夜晚和黎明，是我构思的主要时间。

刚下班，是什么也不能写的。你得参与家务，诸如洗菜或烧菜。吃完饭，孩子们便递上另一道“菜”——他们的作业。那是老师留给孩子和家长的。你得讲解，你得督促。否则，因为他们学习不好，老师会带一个条子来，占去你更多的时间。之后，是看电视。因为，你不可能强令别人关了电视，给你一片安静，何况，那些活动的画面，那些流动的音乐，是有着不可抗御的力量的。每当这个时间，我总是怀念我的单身生活：一间斗室，一张三屉桌，一盏台灯，我便什么都有了。我常常星期天买个面包；一天不出门，沉浸在书里，或沉醉在诗里。在外人看来，那是何等的寂寞，而于

我，那寂寞是何等宝贵。

现在，我就必须抓住入睡前的一段空白，或者起床前的一段安宁。那是思索的极好机会。当我抓住一个题材时，我就蒙着头，躺一阵子，忘掉身外的世界。《小草在歌唱》，这首诗正是这样，凌晨一时爬起来写作，到早晨四点写完。几乎搭进去了多半个夜晚，但是，第二天，我并不疲倦，因为我的精神处于高度兴奋之中。我的头脑似乎更清醒了。接着的一个夜晚，会是更实在的睡眠。

早晨，我在妻子和孩子轻轻的鼾声中醒来，望着微微发白的窗户，就进入了思索，一遍一遍地把星散的生活集中起来，把过去的生活挖掘出来，凝炼成诗。我的床头，常常夹着一盏灯；床边，放一张凳子，上边是笔记本和铅笔。待我的诗句想好了，有时是诗的腹稿打完了，便会突然拧开床头灯，把想好的诗句记下来。

大块的时间，常常并不是用来创作的，而是用来抄写的。我需要把本子上的诗作抄下来寄给编辑部，这是需要时间的。于是，星期天，节假日，或者，不利于思索的时间，我就坐下来，摊开稿纸。

创作，需要灵感。而灵感的到来，并不在你规定的时间里。生活的触发，会使不断的诗思，突然爆发为诗。这是不分时间和地点的，是伴随着思索而来，又伴随着思索而去的，如其粗心，就会失去最宝贵的东西。

在热闹的地方，诗总是爬行得很慢，就像在喧闹的，摩肩擦踵的大街上，你无法加快步伐一样。因为，思索在那